



林欣 著

“賭國王后” 權軟糖

群 众 出 版 社

一封来自香港的信

我的亲人们：

这是一个住在香港的你们的同胞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写给你们的第一封信。几年以来，我对我的祖国有着种种的怀疑和不了解；但是这次在祖国一个月的观光和学习，使我从恶毒的谎言和诽谤中解脱出来。祖国是这样可爱！它永远是我们的！这就是我的结论。我每天都含着两眶热泪，念叨着这句话……

“孙处长！不知道你看了这些热情的句子，有什么感觉？我有个很幼稚的毛病，说来自己也脸红，虽然我每天都要听到这一类感情激动的谈话，可是我每一次听到它的时候，还是鼻子发酸。咳！我们这些同胞有多可爱呀！”

在边防检查站狭小的站长办公室里，隔着一张写字台面对面坐着两个人。坐在办公位置上的皮转椅里的大个子是这里的站长，他穿着白绸上

衣，細長身材，端正的面孔上唯一引人注意的是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現在他正把上身俯在桌面上，一雙眼睛詢問式地盯著對面的人，在娓娓地訴說着自己的感情；而把剛才他讀過的那封信夾在兩手里，揉折着，最後很小心地放在桌面上。

被他稱作處長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子，穿一身淺藍色的中山服，領口敞開着。這個胖胖的、个子不高但是臉色紅潤的人，看起來冷靜而且隨便，他的普普通通的鼻子、眼睛和微微張開的嘴唇，他的輕輕彈着桌面的手指的動作，都顯得無拘無束；甚至他那兩鬢已經光了的頭，好象都是在隨隨便便、不知不覺中禿掉了的。他迎着主人的眼光，安祥地、沒有表情地聽着他，隨後用平緩的聲調說：

“用不着臉紅，站長同志。你的這種感情，是很好的，有了這種感情，你對你的職業，對人，就不會冷淡，不會漠不關心。啊，咱們還是念下去怎麼樣？這封信通知了我們一個很有意思的消息呢！”

“當然，當然！”站長連忙從桌子上抓起了那封信，找着剛才中斷了的地方，朗聲讀了起來：

……为了对亲爱的祖国表示我的忠诚，也为了贖同我的錯誤，我要向你們报告一个极其机密的消息。消息的来源我現在还不能透露，但它是绝对可靠的。今年6月19日……

“6月19日？就是今天哪！”站长睜大了眼睛看着孙处长。但是他沒有得到回答。

……上午9时，将有一个名叫李曼华的女人从香港入境，在她的手提袋里帶有大約一公斤的“賭国王后”牌軟糖，这是一种烈性炸藥。6月20日上午9时，又有一个名叫蕭小邦的商人从香港入境，他所攜帶的几条縫紉机用的皮帶，实际上是导火綫；在他所帶皮箱的夹縫里，藏有定时仪器和雷管。上述的爆炸物将运到省城装配，用来爆炸7月1日在省城开幕的我国工艺品展覽会。

李曼华和蕭小邦的面貌特征是……

“咱們就先念到这里吧。”孙处长揚起他正彈着桌面的手制止了站长。“总之，这一次有点兒新的玩意兒……”

“‘賭国王后’牌軟糖不算新鮮，过去有人帶进来过，是真糖，不是炸藥。我搞不清的倒是

糖里的那張照片。”

“啊，”孙处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包有白色玻璃紙的糖，指着里面夹的一張女人照片問：

“你說的是她嗎？”

这是一块长方形半透明的淡黄色軟糖，和我国所出产的普通軟糖並沒有很大区别；只不过玻璃紙里夹着一張小小的相片，上面是一个妖嬈的金发女郎，正斜着两只水灵灵的眼睛在卖弄风情。

“对了，她是个什么人物？”

“嘿！亏你还是消息灵通人士哩！”孙处长微笑着揶揄地說。“她是世界有名的賭国摩納哥的国王雷尼埃三世的王后，美国著名的电影明星姬莉絲·嘉丽。他們举行婚礼的时候，簡直轟动一时呢。”

“啊，这样說那些靠賭博吃飯的人倒可能認識她呢。”站长把軟糖递还给处长。

“不，”处长說，“你拿着它，回头想法用它把李曼华的軟糖換一块来。”

“那何必。扣留了李曼华，所有的糖都是咱們的。”

“我們不打算扣留她。”

“啊！为什么？”

“象捉狐狸那样。有經驗的獵人并不逮住他看到的第一只狐狸，而是跟踪牠，最后把牠全家一网打尽。”

可以吃的“炸药”

上午9点，从香港来的旅客排队进入檢查站寬敞明亮的檢查棚。旅客們对檢查員亲热地微笑着，有的象对老相識那样地向他們招着手，有的只是好奇地看着他們，似乎一切都是新鮮的、陌生的、有趣味的。

站长亲自参加了檢查。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着毕挺的凡尔丁淺灰色西服的中年人，戴着度数不深的近視眼鏡，有着寬寬的額头和方正的鼻梁。从他那一派斯文的风度看来，他是一个知識分子。果然，他說他是一个音乐家。确实，他还带着一具小提琴呢。站长看了他一会儿，忽然走过去接了按他那梳得十分勻整的头发：

“音乐家先生，你的头发梳得不怎么协调啊！”

他把音乐家的长发掀起，竟从那里拿下一块

假发，又从这块假发的反面取下一块手表来。原来对站长的行为莫名其妙的旅客，这时不禁鬨堂大笑，連那位文質彬彬的“音乐家”，也不得不陪着干笑了几声。

又过去几个人，輪到了一位二十来岁的女郎。她的姓名是李曼华，省城六一小学的教师，閤家都住在香港，这次是回家探望母亲的病，住了大約一个月才



回来的。看到了这个名字，站长那双明亮的大眼反而眯縫起来，他挺直了他那瘦长的身軀，倒背着双手，仔細地打量着这个女郎。她和一般入境的紅男綠女不同，不施脂粉，穿着也很朴素。一張白淨的、鴨蛋形的俏臉上，两只眼睛黑白分明。黑得发亮的头发，在脑后松松地挽成一个长卷兒，前額的刘海直盖到弯曲的长眉上。瘦削的但是匀称的身上，穿了一件白地紅花的布拉吉，

脚登半高跟的白色凉鞋，完全是国内一般女同志的打扮。

“請打开你的行李。”站长伸手对女郎作了个請的姿态。

“对不起，”叫李曼华的女人笑着說。“我只有一只手提袋。”

这是一只玻璃做的白色手提袋。拉开金光閃閃的拉鍊，里边除了一袋附有姬莉絲·嘉丽的照片的“賭国王后”牌軟糖之外，一無所有。站长伸手在軟糖堆里掏了两把，又拿了两块軟糖反复地注視了一遍之后，問：

“带这么多軟糖干什么？”

“給我学校的同事和学生們吃。这是香港出的，吃个稀罕。其实并不比咱們国产的好。你愿意尝尝嗎？同志！”

站长搖搖頭，心里說我可不愿意找死。但是李曼华伸手从提袋里捏出一块，剝开包紙，徑直塞进嘴里去，立刻大嚼而特嚼；她臉上的酒渦兒也跟着一張一合，看来很是津津有味呢。站长不动声色地讓李曼华走了过去，心里却充滿了疑团。当他終于又回到办公室时，他把从李曼华那里换来的一块軟糖給了孙处长。孙处长看了一

下，問：

“我那块真的‘賭国王后’放进她的手提袋了吧？要知道她的糖可能是有数目的，少了一块她馬上就会发觉。”

站长点了点头：

“放进去了。不过她的糖也是真的呢。”

“怎么見得？”

“她当着我的面吃了一块。可見那不是什么炸药。”

兩 只 手 提 袋

孙处长交待站长，如果明天查出蕭小邦确实帶有爆破器材，可以當場把他拘留，作一些初步的审問，然后把人和器材一起送到省里去。下午三点，他走上了开往省城的火車，一眼便看見那个李曼华和一个穿着米色中山装，有一头蓬松鬚发的青年，并肩坐在一排椅子上，正热烈地談論什么。她的手提包則放在不远处的行李架上。

“不，我認为責任是在梁山伯那方面。”孙处长剛找了个座位坐下，就听見李曼华在和青年

男子爭辯。“从祝英台和梁山伯开始見面直到十八相送，祝英台十次暴露了女人身份，可是梁山伯呆头呆脑，硬是发觉不了，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說这个悲剧是梁山伯造成的。”

“我看只能怪祝英台不痛快，不干脆！”那青年理了理散在額头上的发絡，慢条斯里的說。

“嘿！这是什么話呀！”李曼华叫了起来，“那样还有什么意思，恋爱嘛，就講究的是三迴九轉，跟猜謎一样。”

“什么三迴九轉！女人就講究个要男人先开口，好摆自己的架子。”

“哎哟哟，江南！”李曼华抱着膀子，撒嬌式的直晃她的身子，同时斜眼瞅着叫做江南的青年。“你簡直污辱女同志！你是我們女人的敌人吧？”

“岂敢！”江南格格笑着，“起碼咱們俩不是敌人。”

“咱們俩也是。你是梁山伯派，我是祝英台派。”

“可是我剛才替你买车票的时候，你不是說我是好同志、好朋友么？怎么才过半个鐘头，咱們就变成了敌人？”

“那是因为你很热心地替我买车票，象个同志和朋友。现在你却象只怒发冲冠的公鸡了。”

在他们的笑声中火车开动了。人们沉默着，谛听车轮的有节奏的鏖鏘声和车窗外的风声与蝉声。那些第一次回到祖国的人，都伸长着脖子，贪婪地，不眨眼地看着向后退去的树木、田塍、山岗和流水……

“說正經的，江南！”过了一会，李曼华又开了腔，她似乎很不习惯这种沉闷的静寂。

“你干嘛要从省城跑到这边界上来呀？”

江南告诉她：他是来接姐姐的。这个姐姐住在九龙，这几年老是写信说要回家乡看看，这次本来是事先约好了的，可是等了几天不见影儿，想必是不来了。至于他自己，他本是梅县人，现在是在省城文化局工作。

李曼华似乎是很用心地听着江南的自我介绍，不过却没有再说什么。

在离省城还有两站路的地方，上来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一张枯黄平板的脸，额头极低，下巴极短，衬得他格外的丑陋猥琐。可怪的是，这人也提着一只精致的、玻璃制的白色手提袋，而且他在迟疑了一下之后，居然把它和李曼华的

手提袋紧挨着放在行李架上。

两只形式、質料、大小、顏色完全一样的手提袋并放在一起，虽是老練沉着的孙处长，也不能不緊張地注意着和思索着，要找出一个“为什么”来。几分鐘以后他明白了。事实果然不出他的所料：火車到了省城，醉汉提着手提袋下車了，



但他所提的却是李曼华的那一个。

在灯火辉煌的車站，孙处长走近一个滿臉是絡腮胡子的青年，低声对他說：

“注意！跟着那个喝醉了酒的家伙！”

回到自己的办公处，他办的第一件事，是从李曼华那里换来的軟糖交給技术室去化驗。然后他叫来了秘書，告訴他跟踪李曼华的是偵察員小江和他的助手；監視醉汉的則是偵察員李克。他請秘書注意和偵察員們联系，有情况随时来向他汇报。

在 六 一 小 學

为了不和那些下火車的旅客在一块兒拥挤，江南和李曼华最后离开火車。他們并肩沿着月台向車站的出口走去。在鞋声各各中，江南表示要送李曼华回学校；她呢，連望都不望他一眼，便跟他一起上了公共汽車。

六一小学座落在一个美丽而且幽靜的住宅区里，在竹編的篱笆后面，在綠色的、枝条垂地的榕树圍繞之中，矗立着笔直的旗杆和紅色的西式

樓房，這時已經聽不到兒童的讀書和嬉鬧聲，只能在閃爍的灯火中，偶爾瞥見一些屋里幢幢的人影，聽到几声充滿抒情風味的曼聲歌唱。但是當他們走進院里，一個站在台阶上的大胡子看見了他們時，突然各個房間里都嚷起來了：

“曼華，你給我們帶來了什麼？”

“喂！香港有什麼人咬狗的新聞呀？”

“……”

人們一窩蜂似的擁着李曼華進了辦公室。他們握手，寒暄問暖，說着分手以後的事情。李曼華是那麼高興、快樂、受人注意和歡迎，以致江南覺得如果自己要勉強湊上去，就太不知趣了；於是便有一搭沒一搭地和留在院里的大胡子聊了起來，話題自然也多半是關於李曼華。大胡子是這裏的教導主任，看樣子他對李曼華有好感也有批評。據他說李曼華是高年級的語文教師，曾經幾次受到學校的嘉獎；但是，他引了一句諺語說：空桶的响声比實桶大，她萬可以驕傲的程度還遠哩。

李曼華是個面面俱到的人。應酬式的寒暄一過，她便把江南介紹給大家，而且不等同事們眼里的疑問顯露起來，她便解釋說，這是她在火車上認識的朋友，一個熱心幫助別人的同志。然後

便从手提袋里拿出“賭国王后”牌軟糖来分給大家吃。全部軟糖几乎分掉了一半。

直到深夜，李曼华才把江南送出校門。無論从他們談話的口气，或是他們在一起时那种熟勁兒，或者是学校同事對他們的态度，都可以看出，他們已經成了朋友了。

主要的綫索斷了

从秘書汇报的情况看，事情的发展大体上是順利的。但是孙处长感到这种順利的本身就不合理。我們是在和一伙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俗話說得好，最希望市場上混乱的是扒手。敌人對我們动手的时候，他知道要完全不被我們发觉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一定会制造假象，制造混乱，以便用假的掩盖真的，使你真假不分，难以措手。現在事情这样明白，綫索这样清楚，誰又敢說这不是假象呢？

根据技术室化驗的結果，带回的“賭国王后”牌軟糖是一种烈性炸葯；这种炸葯有甜味，并且可以吃，但不能多吃。这就証实了李曼华带入的

确是炸药。但是李曼华的手提袋在火车上被偷走，炸药已经掌握在醉汉手里，而李曼华在学校分给大家吃的，倒是真的软糖。那么醉汉呢？据秘书转达侦察员李克的报告，他从车站一直回到他的怀庆里十二号家里，直到今早七点钟没有再出过门。醉汉个人的情况极简单：河北保定人，从抗日战争起就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解放后被安排在本市的建筑工程队当杂工，工作一贯消极，三天两头请假，而且好酒如命，工资本来不多，租了一间比鸽子笼大不了多少的小房间，身上常常是补补连连的，但是偏偏有钱喝酒，只要有三杯下肚，你劝他、骂他、打他，他都毫不在乎。最近有材料说他曾几次去过邻近香港的边境，可以肯定至少是参加了走私的活动。他名叫徐彬，可是人们都喊他徐酒缸。按照事实的逻辑，炸药目前正藏在他的家里。这袋炸药今后有三个可能的动向：假如爆炸工艺品展览会的任务是由徐彬单独担当，那么炸药就会一直留在他那里，直到要使用时为止；假如徐彬是某一个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他可能在一定时刻把炸药交给他的手下人；假如有某一个特务组织存在并且另外有它的主持人，那么徐彬可能要把炸

謝安樂这个主持人，或根据这个人的指示，把炸藥旁站的人。如果問題只是这样，那事情倒并不怎么难作，只要牢牢地盯住徐彬和同他联系的人就够了。但是孙处长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总觉得徐彬这样的酒囊飯袋，不象是能够担负或組織爆炸任务的那类人；那类人应当是一只深藏在黑暗的巢穴中，閃着渴血的眼，时时准备一跃而出的狼，而徐彬却不过是一只懶狗！

經過反复的思考，孙处长决定还是首先来审查事实。他命令把偵察員李克叫来。二十分鐘以后，那个长着絡腮胡子的青年来了。

“酒鬼在哪里？”

“在大明酒家喝酒。我的助手在看着他。”

“那一袋东西呢？”

“沒有帶出来，当然还攔在他家里。”

孙处长沉默了一会兒，命令他把昨夜开始跟踪醉汉的情况再报告一遍。李克稍微想了几秒鐘，便如此这般地作了一个詳細的汇报，情节和秘書所說的完全一样。

“从火車站一直到怀庆里十二号，”孙处长突然提出問題，“徐彬沒有拐到別处去过，沒有和任何人接触嗎？”